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十六回 史太君示夢絳雲軒 賈存老遇兒鐵檻寺

話說寶玉、寶釵、黛玉三人看罷林公的書啟，並抄錄大士，真人的奏稿，俱各歡喜不盡。寶釵道：「金釧兒，快拿筆硯過來，待我抄錄一張帶回家去，也教太太聽著喜歡喜歡。」金釧兒聽了，忙將筆硯送了過來。寶釵道：「林妹妹，你替我抄姑老爺的書子，我自己抄奏稿。」寶玉聽了，便換起袖子來替他們研墨，釵、黛二人各取花箋一張，就在燈下一揮而就。寶釵遂又看了一遍，疊了一疊，掖在袖挽兒裡。這裡晴雯便送進臉水來，大家梳洗穿衣，剛完畢，只見鴛鴦走來問道：「姑娘們起來了沒有？」晴雯忙道：「早就起來了。」鴛鴦道：「姑太太早就梳洗完了，聽見寶姑娘來了，要過來看看呢。」寶釵忙道：「我們就要過去請姑太太的安去呢，因為姑老爺的書子來了，所以耽擱了會子。」正然說著，早見鳳姐攬著賈母，司棋攬了賈夫人走了進來。寶釵見了忙迎了上去，與賈夫人行禮。賈夫人忙拉了起來，賈母道：「姑奶奶，你看這個女孩兒可好不好呢，和他妹妹真是天生地就的一對兒。」賈夫人聽了，也將寶釵仔細一看，忙拉了他的手笑道：

「我的兒，難為你，這個模樣兒到底怎麼長來！真像畫兒上畫的人了。我聽見老太太說，你就很疼你妹妹，將來你們姊妹倆到了一塊兒，我也是放心的了。從今以後，不許你叫我姑媽，你也把我叫媽媽就是了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很好，這才是呢。」

當日薛姨太太也教林丫頭把他叫媽媽來著。這如今寶丫頭也把你叫媽媽，這才情通理順，妥當極了。昨兒我還聽見說得了曾孫兒了，姑奶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賈夫人聽了，忙向寶釵笑道：「姑娘你可恭喜。是幾時生的小哥兒？」寶釵正欲回答，只聽寶玉道：「你們也讓老太太、姑媽坐下，讓我把姑老爺帶來的書子念與兩位老人家聽聽，馮書辦還等回信呢！」賈夫人聽了忙問道：「你姑爹有書子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有的，差了馮書辦五更天來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二姪兒就念與老太太聽聽。」

於是，賈母、賈夫人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各挨序次坐下，寶玉便取出書子並奏稿來，從頭至尾，高聲朗誦的念了一遍。

眾人聽了，無不歡喜，惟有林黛玉坐在椅上思前想後，又流下淚來。鳳姐道：「林妹妹，你也太愛哭了。人家聽見這個信兒，人人都見歡喜的，偏你又傷起心來了。想是你捨不得你這個絳珠宮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好糊塗，你仔細想想，我們太虛幻境的人普令回生，老太太和爹爹、媽媽又不能回生，這可不是又要離別麼，我怎麼不該哭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不糊塗，你才是糊塗了呢。你才沒聽見，姑老爺書子上明明白白寫著，說不忍教骨肉再離，所以才補了姑老爺京師裡都城隍了。這句話你想是沒聽見麼。」黛玉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有陰陽之隔，豈能常常見面呢！」賈夫人忙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傷心，橫豎我們得了都城隍，老太太也隨了我們任上去，娘兒們要見面也沒有什麼難處，比不得當日在地府了。你也想想，你父親和我也都是半百過外的人了，就讓如今也放我們回生，又能在人世過多少日子呢？老太太是更不用說的了。況且，你父親當日在揚州做鹽運司，又不要商人們的錢，尚且每日提心吊膽的，那裡有做城隍逍遙自在呢！」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迎春走了進來，先與寶釵相見，彼此敘了會子寒溫。便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先到外邊坐坐去罷，菱姑娘、小大奶奶都要進來瞧瞧寶妹妹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便立起身來向賈夫人道：「我就去見見馮書辦，給姑老爺寫個回字兒去罷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就去寫上，說書子上的話我們都知道了，以後再有什麼信兒，即速再差人來就是了。」寶玉聽畢，各自去了。只見香菱、秦氏也走了進來與寶釵相見，各道別後情事。

大家坐定，賈夫人向寶釵笑道：「姑娘，我才問你小哥兒是幾時生的，你還未曾開口，二姪兒就要唸書子，把咱們娘兒倆的話靶兒打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是上月十五生的。昨兒才過的滿月。」賈夫人又道：「如今你婆婆和你媽媽身子可還壯朗？」

寶釵道：「如今家裡事不遂心，我太太和我媽媽也都露了老了。」賈夫人聽了歎息了良久，又向香菱道：「姑娘，你到底有種什麼香，這等奇妙？又能送你妹妹到家，又能把寶姑娘接了來呢？」香菱道：「這種香是我父親給的，原是仙家之寶，一名返魂，一名尋夢。點起香來，彼此往來相會，也無非魂夢而已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依你這等說來，你們姑娘到這裡來，竟是做夢了麼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姑太太這個話說的好笑。不是作夢，難道是他的肉身真來了麼？」賈夫人聽了沉吟了半晌，道：

「他既是做夢，咱們也該早些送他回去才是，恐怕留的時候長了，他太太在家必定要受驚怪呢。」賈母也道：「可也是呢，我們這裡的飯，可也不好留他吃的。寶丫頭，你也就回去罷，仔細你太太耽心。你回去就把你姑老爺的書子和那僧、道的奏稿上頭寫的那些話，先告訴你老爺、太太，教他們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才剛兒我也把姑老爺的書子並奏章的底兒都抄下了，他還說教把通靈玉帶了回去做個憑據。不然，太太還罷了，老爺素日最是不信神鬼荒誕的話的。」賈母聽了沉思了一會，道：

「你老爺那個脾性兒，我也是知道的。那塊玉也是你女婿離不得的東西。也罷，你先回去，等明兒我也和菱姑娘借一支香點了，親自到家給你老爺托托夢，當面告訴他這些因果，他也就不能不信了。我的兒，你就早些兒回去罷！」寶釵聽了，便起身告辭。黛玉道：「姐姐你且慢著，我這裡有警幻仙姑送的仙酒，喝了百病消除。你喝些兒，回去省得吃王大夫的藥。」金釧兒聽了，忙燙了酒來，寶釵立飲了三杯。黛玉仍命晴雯送去。

金釧兒道：「我送二奶奶去，我也要帶著看看我媽和我妹妹呢！」

賈母道：「小蹄子，你不用混爭，晴雯比你歲數大點子，他送寶姑娘去我們放心些兒。你要回家看看你媽，明兒跟了我回去就是了。」金釧兒聽了，便不敢言語。

這裡，寶釵告辭了賈母，眾人一齊送出絳珠宮。黛玉、迎春、香菱、金釧兒四人仍將寶釵、晴雯送至牌坊外邊。忽見寶玉從薄命司飛跑著趕來，叫道：「寶姐姐，你等一等兒，我還有話告訴你呢！」眾人聽了，只得止步等候。寶玉到了跟前，向寶釵道：

「才剛兒我又接著兩位仙師的一封書子，說我與柳湘蓮的肉身，都在大荒山空空洞內，他們目下要差鬆鶴童子送到鐵檻寺去呢。你到家可告訴老爺、太太，差人不時的打聽著些兒。如果有人將我們的肉身送到，就將我抬在家中，安置在瀟湘館。把柳二哥的肉身就交給你們家薛大哥。再差人到蘇州，把林妹妹的靈柩搬來，等到七月十五日，我師父自有妙用。你就把我這塊玉帶了回去，請太太看看也好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才剛兒老太太說來，說這塊玉是你帶慣了離不得的，不用帶了回去。明兒老太太親自到家給老爺托夢去呢。你可將方才的這些話也告訴老太太一聲兒。我一個人話，恐怕老爺未必肯信。」

說話之間，早來到牌坊外邊。寶玉、寶釵、黛玉三人，六目相視，大有不忍分離之狀。只見香菱點起香來，與寶釵、晴雯插在鬢邊，說聲「去罷！」只見二人雙翹離地，如電掣星馳一般，須臾不見了。

這裡寶玉、迎春等五個人由舊路而回。香菱向寶玉問道：

「寶二爺，來的那個馮書辦走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走了好一會了。」香菱聽了，向黛玉笑道：「姑娘，我聽見我們的這個主兒嫁了馮書辦，如今現在薄命司裡住著呢，我們何不去看他一看，臊他一臊呢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什麼好有臉的人，看他作什麼？他又知道什麼是個臊呢。我先不去。」香菱見黛玉不肯去，便又向迎春道：「二姑娘，你同我一塊兒逛逛去罷。」迎春不好意思駁回兒，便問寶玉道：「只怕柳湘蓮、秦鍾都在那裡，我們去了不大大方便罷！」寶玉道：「不相干的，他們倆家相離好遠的呢。況且他們倆人我已經囑咐過了，說這裡乃是女仙之所，不許他們無故出來亂走的。」迎春聽了，乃向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既然不去，你就和金釧兒先回去著，我陪著菱姑娘去走一回。寶兄弟，你把我們倆人送了去罷。」寶玉聽了，不好違拗，只得隨了迎春、香菱往薄命司而來。黛玉帶了金釧兒自回絳珠宮而去。彼此分路走了有一箭多遠，忽聽寶玉回頭叫道：「金釧兒，你好生攬著妹妹走，看仔細跌倒了。」

說的眾人都笑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罷喲，你不用虛了！這是我們來來往往走熟了的一條路，比咱們大觀園的路還好走呢，你就單怕跌倒了妹妹，難道別人就不是個人兒！」說的寶玉無言可對，自己也笑了。按下太虛幻境之事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寶釵的陽魂隨了晴雯的陰魂出了太虛幻境，耳內只聽呼呼的風響。轉瞬之間，早望見怡紅院自己的臥室。正要和晴雯說話，只覺晴雯在旁將他猛力一推，早已魂歸了本殼，不覺「噯喲」了一聲。只聽鶯兒在旁叫道：「史大姑娘，快回來罷，不用告訴太太們了！我們姑娘醒來了。」寶釵在夢中驚醒，聽見鶯兒叫喊，忙揉揉眼看著時，但見日色橫窗，約有已牌時分，不覺吃一大驚，連忙坐了起來，道：「鶯兒，你嚷什麼呢？」

鶯兒道：「姑娘，你從來沒有失睡過，今兒怎麼了？大家都起來梳洗完了，你還睡的不醒，任憑我怎麼推著叫，你總不答應一聲兒。後來史大姑娘來了，他把手伸到你被窩裡百樣的胳肢，你連動也不動一動。他才看著著了急，怕你得了什麼怪病兒。」

他教我好生看著你，他親自告訴太太們去了。」寶釵聽了點點頭兒。又將夢中的景況想了一想，忙在袖挽兒裡摸了一摸，果然有個字帖兒。取出來看了一遍，忙又掖起，即便穿好了衣服下地來，在四下裡望了一望，問道：「鶯兒，你可瞧見晴雯來沒有？」鶯兒聽了吃驚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說起鬼話來了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薛姨媽和王夫人、史湘雲一齊走了進來。

一見寶釵，都發起怔來。薛姨媽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了？才剛兒你史大妹妹說你睡的總不能醒來了，任憑怎麼胳肢總不動一動兒。嚇得你太太一面著人找你理二哥哥，教他快請王大夫去，一面我們就往這裡瞧你來了。怎麼你這會子倒好好的起來了呢！你到底自己覺著是怎麼了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並不覺怎麼樣。有個緣故，太太和媽媽、史大妹妹都坐下，等我慢慢兒的告訴你們。」薛姨媽聽了，便和王夫人、史湘雲一齊坐在炕上，鶯兒忙疊了鋪蓋，端了臉水來。

寶釵一面梳洗，一面將晴雯昨夜來家，點起尋夢香將他帶到太虛幻境，與賈母、賈夫人、寶玉、黛玉等諸人相見，並林公帶了書子來，抄了僧、道奏稿的話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

又將抄下的書子、奏稿取了出來遞與湘雲。湘雲接來瞧了一瞧，便朗朗的念了一遍。王夫人、薛姨媽聽了，俱各大喜過望。寶釵又將賈母要親來托夢，以及僧、道差鬆鶴童子送寶玉、柳湘蓮的肉身到鐵檻寺的話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更加歡喜，忙命人傳知林之孝，教他飛行到鐵檻寺，告訴主持們一聲兒，一有什麼信兒，飛來稟報。

正在吩咐間，只見王善保家的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先與王夫人、薛姨媽請了安，又與湘雲、寶釵問了好，道：「那邊太太太聽見說找理二爺請王太醫給寶姑娘看病，太太太說，昨兒還是好好的，過了滿月，今兒怎麼忽然又病了呢？太太太很不放心，打發我過來打聽打聽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沒有什麼大病，你且坐下，等我告訴你緣故。」王善保家的聽了，才正要謝坐，忽然「噯喲」了一聲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瞪了起來，大嚷道：

「晴姑娘饒了我罷，我再不敢在太太跟前給你墊舌根了！」說著，但見他如瘋魔了一般，把自己渾身的衣鈕兒都解開，連褲帶兒都揪斷了，兩隻手只是在腿班裡亂彩亂掃。嚇得王夫人、薛姨媽一齊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這是怎麼了？」湘雲在炕上瞧見這般光景，早已笑的動不得了。寶釵一見，就知是晴雯作祟，忙命鶯兒：「快教柳家的拿幾張黃表紙錢來，在院子裡焚化。」口裡暗暗的祝贊了幾句。只見王善保家的這才不鬧了，「咕咚」一聲栽倒在地，口裡的白沫子漾了出來，手裡還攥著一撮子黑毛。招的眾人又是害怕又是好笑，一時哄動了家下。

只見李紈、平兒、惜春、巧姐、紫鵲、麝月一齊都來了。柳家的和鶯兒、麝月、紫鵲四人一齊動手，將王善保家的抬到下房裡去，灌了些湯水，這才甦醒過來，滿面羞慚，無言可說，惟有暗恨晴雯而已。將息了半響，王夫人便差柳家的將他送過那邊去，並接邢夫人和東府尤氏，晌午過來大家說說話兒。

這裡，薛姨媽、王夫人等就在怡紅院大家吃了早飯。王夫人便又差人接了探春來。不多一時，邢夫人、尤氏也都來了。

王夫人遂將寶釵做夢的話告訴了眾人一遍，彼此又盤問了會子太虛幻境的光景，寶釵又備細的述了一遍，大家聽了無不歡悅。

邢夫人笑道：「我倒不知晴雯這個小蹄子利害多著呢。才剛兒王善保家的回到家裡，他又附下來了，嘴裡只嚷要叫他姑舅哥哥吳貴，教把他的靈柩快尋了出來，預備著好回生。鬧的我沒了法兒，只得央告他說，『好孩子，你只管放心，我一會兒過去告訴你太太，找你的屍首就是了。』」勒掙了我個到地兒，他才走了呢。」尤氏聽了笑道：「若是這麼說起來，鳳丫頭和我們媳婦、我們的兩個妹子，也都要搬回他們的靈柩來才是呢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的。等明兒我和你叔叔商量的，仍舊打發蓉哥兒到蘇州搬你林妹妹的靈柩去呢。就帶著把你們媳婦和鳳丫頭的靈柩也搬了來。你兩個妹子都在這裡城外埋著呢，那是更容易的了。」尤氏道：「我想，林妹妹和鳳丫頭是去年死的，我們二姨兒、三姨兒是前年死的，年代還不多兒也還罷了。只怕我們媳婦死的年代太多了，想來屍首也未必能夠回國罷。」

寶釵道：「昨兒我夢中在太虛幻境，聽見你兄弟說，他師父臨時自有妙用。想來，他師父既是神仙，臨期自然有個什麼妙法兒也不可。據我想來，別人的靈柩，無論年代的遠近，到底還有個埋葬的地方兒，都還容易。惟有妙師父，可教人在那裡尋找他的屍首去呢？」眾人聽了，齊聲歎息道：「這可真難了。」

正在彼此談論，只見玉釧兒走來稟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，請太太過去說話呢。」王夫人聽了便起身，領了玉釧兒，出了怡紅院，一直回到自己的上房。只見賈政正和賈璉坐著說話，一見王夫人進來，賈璉忙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太太才剛兒教我請王太醫，回來的人說，今兒是他在太醫院的正班兒，恐怕內廷一時傳喚，不敢擅離。他說明兒早起來罷。」王夫人尚未及回答，賈政忙問道：「誰又病了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說來又是好笑的事，老爺又該不信的了。二媳婦昨兒才過了滿月，今兒早起睡的總不能醒來，把我嚇的只當他又得了什麼怪病了呢，所以才教理兒差人請王太醫去了。後來誰知道才不是病，卻是夢見晴雯把他引到太虛幻境去了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聽賈政笑道：「真奇怪了，早起，我今兒在衙門裡也聽了個笑話兒，外頭的人都嚷著說，這兩天夜裡，城隍廟有人聽見人喊馬嘶的，說舊城隍現在辦理交代，新城隍眼下就要到任呢。又有人說，新城隍就是當日在揚州做鹽運司的林老爺。你說這個話荒唐不荒唐呢？」王夫人聽了笑道：「依老爺這樣說起來，這件事竟是千真萬真了。昨兒寶丫頭夢中到了太虛幻境，連老太太、姑太太都看見了，還抄了林姑老爺的書子並大士、真人的奏稿來了。老爺看一看也就知道了。玉釧兒，去和你二奶奶把那個稿兒要來。」

玉釧兒聽了，如飛而去。

不多一時，將兩個稿兒拿來遞與賈政。賈政接來看了一遍，望著賈璉笑道：「我不信，天地間竟有這等的奇事。我想，林姑老爺素日為人骨鯁方正，或者死後為神，也是有的。寶玉到了太虛幻境，或者他修道的心誠，得了他仙師的什麼指引，這也在情理之中。從來沒聽見死人回生之說。這一節到底教我不能無疑。你瞧瞧這個稿兒。」賈璉接來看了一遍，忙站起來笑道：「姪兒讀的書不多，也不能深究其奧，然而常聽見俗語說的『聖天子百神相助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』。姪兒想，如今聖天子在位，恩德加於四海，神靈感應也是該當的。至於老爺居官清正，為國為民，上天加護，降之福祥，這也是有的。依姪兒的愚見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我們如今只把應該預備的事早早兒的預備下就是了。」賈政聽了，沉吟了多會，道：「我想，這件事雖說似屬可信，終是渺渺茫茫的。萬一吵嚷出來，外頭都知道了，不但教親戚朋友們笑話，上頭要是知道了，只怕還要問不是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才剛兒二媳婦還說，老太太惟恐你不信這些荒誕之事，老人家還要親自來家給你托夢來呢。」賈政聽了，不覺淒然歎道：「自從老太太去世之後，我也夢見過幾次，總是模模糊糊的。既是老人家要來家托夢，今兒可將老太太的上房打掃潔淨，預備下一桌子好的供獻，等我晚上祭奠了，就在老太太房裡睡覺。且看有什麼動靜兒，咱們再作道理。明兒是南安太妃的壽誕，我請你過來，咱們商量。如今別的禮物都有了，只少一隻如意，只怕老太太樓上還有，你去找一找瞧，把我的飯送到書房裡，我就和理兒一塊兒吃罷。」

說畢，便和賈璉起身向書房而去。

這裡王夫人便將琥珀叫來，教他先開了賈母的房門。王夫人遂到裡邊看了一遍，但見屏帳依然，人亡物在，不勝淒惋。

悲傷了多會，吩咐老婆子們收拾打掃，重新鋪設了一番。一面上樓取了一隻三鑲的如意，命人送與賈政。一切完畢，這才過

來，又與邢夫人、尤氏、探春、湘雲諸人計議了會子搬取眾人靈柩的話，又不知誰是回生的，誰是不回生的，紛紛講說，俱各猜疑不定。鬧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始各散去。

這一晚，賈政便齋戒沐浴，就在賈母房中擺了供獻，懸起賈母的影像來。奠了酒，叩祝了一番，便獨自一人在賈母平日住的暖閣內安寢。王夫人一來為賈政年邁，一人又在空的房內獨睡，不甚放心；二來也要悄悄的窺聽，到底有什麼影響，乃悄悄的命人將自己的臥具搬來，就在板壁後琥珀睡的房內，帶著琥珀、玉釧兒同宿。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，不時的伏枕靜聽，似乎板壁那邊微有聲息，並不聽見賈政言語。瞧了瞧殘燈明滅，玉釧兒、琥珀二人鼾然沉睡。將至五更時分，忽聽玉釧兒在夢中驚醒嚷道：「姐姐站一站兒，我還有話要問你，你怎麼就走了呢！」王夫人聽了罵道：「小蹄子，你怎麼撒起癩怔來了？」只見玉釧兒揉了揉眼睛爬了起來，道：「太太，我姐姐跟了老太太來了。我們才說了幾句話兒，老太太在那邊就叫他，他就趕著過去了呢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不勝驚異，正要往下盤問，忽聽賈政在板壁那邊「噯喲」了一聲，似有悲咽之狀。王夫人聽了吃了一驚，隔著板壁先咳嗽了一聲，然後問道：「老爺睡醒了麼？」只聽賈政哽咽道：「快點燈來！」王夫人聽了，連忙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叫起琥珀、玉釧兒來，點了一支蠟燭，三人一同走了過來。猛見了賈母的影像與平日大不相同，真如活人一般，眉目俱動，唬了一哆嗦。只見賈政披著衣服坐在榻上，面帶淚痕。

一見王夫人進來，忙道：「真奇怪極了，我只覺剛然睡著，就瞧見老太太一手拄著拐杖，一手扶著金釧兒走了進來，聲音笑貌宛若生前，和我足足的坐著說了有兩個時辰的話，老人家告訴我說，林姑老爺升了京都的城隍，也是七月十五到任。老太太和珠兒、鴛鴦等俱准隨任享受人間的香火。又與我商量要將鴛鴦與珠兒作妾，我就答應說，諸事任憑老太太尊裁。其餘的話，都和二媳婦夢醒後所說的相同。我就問老人家說：『太虛幻境冊上注名的究係何人？祈老太太明示，以便好搬取他們的靈柩。』老太太便說：『金陵十二釵，你難道不知道麼？』這句話把我說怔了，我只得答應說：『實在不知，求老太太明示。』

』老太太又說：『我告訴你，你可要記清白些兒。元妃、賈迎春、林黛玉、王熙鳳、秦可卿、甄香菱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和尼姑妙玉，共十二個人。如今除過妙玉他自行陳請，情願陪侍警幻不願回生外，其餘的十一個人，都是該回生的。這是已死的十二釵了。如今現在的薛寶釵、史湘雲、李紈、平兒、探春、惜春、巧姐、薛寶琴、邢岫煙、鶯兒、紫鵲、花襲人，這又是現在活著的十二釵了。目下，有人若將寶玉的肉身送來，你可要好生將息他，不可難為他一點兒。時光有限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』我聽見他老人家要去，我就拉住哭著問如今的家運，並子孫後來之事。老太太站起來只說了個『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』，便叫金釧兒：『咱們回去罷！』剛見金釧兒走了過來，老太太就將拐杖在地下一擡，就像打了個悶雷一般，把我就嚇醒了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也由不得一陣心酸，悲咽了半晌，道：「既是老太太有靈有神的來家托夢，這件事可就千真萬真，老爺也不用再疑惑了。我想，別人的靈柩雖然路途遙遠，不過多化幾兩腳費，早些兒差人趕著搬去也還好辦，惟有元妃的鳳柩，非離了奏明請旨，如何敢私自動得呢？莫若老爺上朝去，回了宰相大人們，求著替我們奏一奏才好。」賈政聽了，搖頭道：「不妥不妥。此等荒誕不經之事，誰有多大的膽子敢在萬歲爺跟前亂奏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不然這可怎麼處呢？」賈政沉思了一會，忽然道：「我記得昨兒我看過媳婦從夢中抄來的奏稿，後面有上帝的御批，我好像記得有『朕已示夢於人間帝王』的這一句話。如果真有示夢之事，再不過幾天兒，外頭也就知道信兒了。即或並無托夢之事，且等臨期別人如果真都回了生，那時再求大人們代奏也還不遲。倒是外甥女兒和連兒媳婦、蓉兒媳婦的靈柩，我明兒和大老爺、珍大姪兒商量，仍舊打發蓉兒回南搬取，教他趕緊些兒，總趕七月初十日到京才好。再者，說有人送寶玉的肉身到鐵檻寺之事，我想，我今兒下了衙門，親自到鐵檻寺拈香，吩咐住持們掃打了經室，先替老太太念三天經。吩咐住持們留心打聽著也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道：「老爺想的很是。」老夫婦一面說話，一面服侍賈政穿衣梳洗畢，重新到賈母的影像前泣拜了一番。使命琥珀、玉釧兒收了影像，撤了供獻。喝了茶，吃了點心，這才上衙門去了。

這裡王夫人督率著琥珀打掃乾淨，仍然關好了門，遂帶著玉釧兒仍到怡紅院來，便將賈母昨夜果真來家托夢的話告訴了薛姨媽、史湘雲、探春、寶釵一遍，合家無不歡悅。薛姨媽便命人叫了薛蟠、薛蝌弟兄兩個來，告訴他們，教薛蝌差人回南，搬取香菱的靈柩。又教薛蟠打聽著，有人將柳湘蓮的肉身送到鐵檻寺時，可抬到家中，打掃一間避風的密室，用心將養，以報朋友拯救之德。薛蟠、薛蝌二人聽了，都一一的答應了，自去料理不提。

再說賈政下了衙門，吃了早飯，坐了車，帶了賈璉、賴大、李貴、林之孝、焙茗出城，一直來到鐵檻寺。本寺的住持聞知大檀越親來拈香，早傳齊了合寺的僧人出來迎候。賈政下車，先進禪堂更衣。這裡賈璉便吩咐林之孝催人搭蓋經棚。勳戚大家並不費事，吹口之力搭起棚來。登時懸燈結綵，法鼓金鑪，請賈政出來拈香禮懺。賈政素性剛直，本不信神鬼渺冥之事。

只因賈母托夢，所以來此唸經，也無非是尊敬神明，思念父母的意思。拈香已畢，就在寺裡吃了些素齋。

約有未末申初時分，才要進城回府，忽然間大風陡起，拔木揚塵，將棚內的燈火俱皆吹滅；塵沙迷目，對面看不見人。

忽聞空中有鶴唳之聲，眾人俱各驚疑，斂神屏息，不敢少動。

只聽嘎然一聲，墜落在棚內。須臾大風頓息，眾人看時，只見一隻仙鶴，元裳縞衣，翅如車輪，背上馱著兩個人，俱各閉目斂息，如癡似醉，仔細看時，正是寶玉和柳湘蓮。賈政、賈璉見了，又悲又喜，忙命李貴、焙茗、林之孝、賴大等一齊動手，將他二人抬了下來。但覺身體夯重，癱軟如綿，不能站立。賈璉忙拉了寶玉的手，叫道：「寶兄弟，老爺在這裡呢。」但見寶玉目垂息斂，並不答應。再看湘蓮，也是如此。賈政見了這般光景，也覺淒慘落淚。正在傷感之際，忽見那只仙鶴收了雙翅，就地一滾，化做清俊的一個道童，向賈政稽首道：「恭喜老人家，小道奉仙師之命，特送公子來此。」賈政見了不勝驚異，知是仙童，不敢怠慢，忙答禮道：「有勞仙童下降，下官何以克當！但不知小兒渾身癱軟，口不能言，是何緣故？」列公，你道這只仙鶴是誰？原來就是鬆鶴童子所化。見賈政問他，忙笑道：「他二人的真魂現在太虛幻境，未曾入殼，是以如此。」

且請大人將他二人抬到府中，安置在靜室，用心將養。俟七月十五日，家師到來，親自施展法力，令他二人真魂入殼，自然耳目聰明，手足靈動了。賈政聽了，這才放了心，忙命焙茗飛馬進城報信，並著抬兩頂軟轎來。一面命人將湘、寶二人抬進禪堂，一面命住持讓鬆鶴仙童到客房待茶。只見那仙童就地一滾，依舊化作仙鶴，嘎然一聲，騰空而出。

賈政這才知道僧、道二人果是真仙，不勝感激，連忙向空拜謝。進了禪堂，又將寶玉、湘蓮仔細一看，寶玉是僧家打扮，湘蓮是道家裝束，直挺挺的睡在榻上，就和死人一般。摸了摸手臉，卻都是溫暖的，鼻中亦似有出入微息。每人腰裡拴著一個包袱，解下來打開觀看，原來是他二人當日出家時穿了去的衣服。賈政見了，點頭歎息了多會。只見焙茗飛馬跑來，並命人抬了兩乘軟轎；薛蟠得了信兒，也飛馬而來。賈政使命賈璉坐一乘軟轎，攙了寶玉，李貴、焙茗幫著；薛蟠坐一乘軟轎，攙了湘蓮，賴大、林之孝幫著，自己仍坐了車，一齊進城。約有掌燈時分，早到了榮國府。剛到了宅門，就聽見王夫人「兒啊，肉啊」的從裡面哭了出來。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